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 
第四十二回 誦毛詩男子知書 付酒案邪魔離婦

百輛見狐妖取出一本《毛詩》、一隻木碗，稱道：「有好古董在此。」乃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個沒時的，怎麼把一本書、一隻碗說是古董？這本書，哪個教書先生沒有？便是這只碗，我家喂貓兒飯的也是。」狐妖道：「我把財主當個識貨的，原來是個不識古董的。這《毛詩》不是如今教書先生的，卻是漢時梁鴻讀的書；這木碗，你家縱有千萬，卻怎比得它？它乃孟光饋食舉的案。只因他夫妻相敬如賓，當時顯揚大名，亡後聲稱不泯。莫說做效他的成佛作祖，說揭了他這書，念他兩句兒，便福壽康寧，夫妻百年無異。把他這碗兒盛了一次飯吃，便災疾不生，男女終世和好。」百輛道：「沒對證，沒查考，我卻不信，且把書拿來我看。」狐妖把書遞與百輛一看，百輛方展開，只見那詩內載著「刑於寡妻，御于家邦」，他方才念了這兩句，便想道：「關雎樂而不淫。」只想了「不淫」兩字，那腹中王陽邪魔便存留不住，往鼻子裡一個噴嚏打將出來，飛空走了。百輛一則王陽色魔離身，一則《毛詩》正念，便悔卻從前，說道：「一夫一妻，乃男女人倫，怎麼我一時不念妻言，便聽信扶閒、襯裡嫖風弄月，有傷風化？這古董倒也是個真正的，只是我便明白《毛詩》所載，曉得梁孟事跡。我妻尚在偏性執拗，便去賠個小心，說個不是，越長她驕。」百輛躊躇了一會，乃對狐妖說道：「賣古董大哥，我把這本古董書留下，這木碗卻沒用處。」狐妖聽得，便知他因書轉意，乃隨口說道：「我聞大娘子也要買古董，望乞吩咐侍兒，攜入後堂，賣與大娘子吃飯罷。」百輛已是回心，聽得這話，便叫侍兒把木碗攜入繡房。娘子正在那牀上氣哼哼的害病。侍兒攜著只木碗走入房來道：「娘子，官人說有個賣古董的，在堂上說這木碗是件古董，乃漢時梁鴻配孟光吃飯的碗，叫侍兒送與娘子買。」娘子聽得，方有個回心的意，叵奈反目邪魔牢據在內，哪裡畏懼！娘子因此冷笑道：「甚麼古董？要它何用？我聞孟光舉的案，乃是個酒器，哪裡是只木碗？不要它，不要它。」侍兒只得攜到堂前，付與狐妖。

狐妖見百輛丈夫讀了兩句詩書，便回心轉意。那扶閒、襯裡見百輛買古書、念詩意，卻又把妓家風流事情說出來，倒被百輛搶白了幾句，說道：「老兄，我一向因山妻無禮，恃勢欺夫，偶與你去散心消悶，誰知這家門路難走，連日有些不耐煩。二位可到別處利市市罷。」扶閒道：「金兄如何說這話？小子見兄納悶著惱，卻不是爭田奪地，受親鄰朋友的氣，乃是與令正娘子反目，故此勸兄到青樓美人之處散心。此是對症用藥。俗語說得好，『病酒還得酒來醫』，你如何不把錢去耍樂，卻買甚古董？便就是買古董，我們也識得幾件周爐漢鼎，如何買這本殘書？」襯裡也幫著說：「青樓美人家，琴棋書畫卻也不少，還有笙簫弦管，比這古董更是散心。我曉得金兄是俗語說的『厭常喜新』。若是這家門路不好走，不耐煩，我卻另有一家美貌無雙、風情出眾的，留著這買古董的錢鈔，且去耍樂散心。」狐妖聽了，只恐百輛心情又被他二人言言語語說轉了，乃向扶閒說道：「我進屋來賣古董，見二位只道是官人的良友，勸官人莫要夫妻不和。男兒漢齊家治國，修身乃能齊家。勸他去嫖風耍樂，身便不修，怎能齊家？莫說夫妻是敵體的，不順從你了，便是僕婢家人，也不服你拘管使喚。二位既非良友，卻又破人生意。」襯裡笑道：「你這人，說我們破你生意，卻不自知破了別人生意。」扶閒道：「正是，他只一人生意，卻破了兩家生意。」狐妖道：「分明你破我賣古董生意，叫金官人留鈔去嫖。」扶閒道：「金官人依你買了古董，便不去嫖，我們坐在此何用？那妓家候著客不來，卻不是破了兩家生意？」狐妖聽了，乃付道：「這二人原來勸嫖為利。我不免捉弄他一番。」乃隨口答應道：「是小子不該破妓家生意，二位也不該勸村裡家鄉子弟去嫖。他這門兒，原為遠方孤客，離家日久，思家心憂，暫寄情懷，卻也不是個久戀的門戶。久戀失了資本，多少流落他鄉，苦了那父母妻子懸望。若是二位坐在此，為要些用，小子昨日賣古董，遇著一個遠方客官，錢鈔充囊，要尋一個青樓美妓；若是二位肯望他，倒有些用處，小子情願領二位去。」扶閒聽了，便扯出狐妖到堂外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若領我去望那客官，我今作成金官人買你的古董。」狐妖說：「領去，領去。」襯裡見他二人堂外說話，卻也扯狐妖背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若是領我望客官，倘有用處，厚厚謝你。」狐妖道：「領去，領去。」他二人卻不向百輛講嫖風事，只講古董倒是漢物，有鈔該買。笑壞了一個狐妖，付道：「世間有這等人心，本當捉弄他一番；但我奉女將叫我引出反目邪魔來，怎奈他倒議古董，牢據在婦人心，且把木碗回覆了女將，再作道理。」卻說孟光女將正在空中等狐妖引出邪魔來，只見狐妖走到面前，把買古董勸省了百輛事情說出，卻又把婦人不要木碗的事也說道：「女將軍，聞你當初舉的案是酒杯，為何今日卻與我一隻木碗？那邪魔在婦女腹中盤據著，卻也識貨，聲聲不要，怎肯出來？為甚女將軍不把酒杯與我，卻把一隻木碗與我？」女將笑道：「你哪裡知我當時舉案齊眉，也不止一酒杯。總是敬丈夫，不敢仰視之意。今勸丈夫當以詩書，安可用酒器以勸娘子？」狐妖道：「如何勸娘子不用酒器？」女將道：「婦女家賢德的多不飲酒。」他說：「這酒乃男子漢散悶陶情之物，卻又是敗家伐性之漿，婦女家如何吃它？我恐百輛妻小是個賢德的，用它不著，反惹她怪丈夫勸之以酒，益堅邪魔之意。」狐妖又問道：「婦女家若吃了便何如？」女將道：「酒能亂性導淫。男子吃了，到亂性之處，也看不入君子之眼；若是婦人吃多，到那醉鄉深處，你可看得？我故不與你當年齊眉的酒器，所以說它是散悶陶情之物。」女將只說了一句陶情之物，卻好王陽離了百輛腹中，正探訪眾弟兄下落，聽得「陶情」二字，便去尋著陶情說：「女將點著你名。」這陶情聽得，也不問個來歷，一陣風卻來到半空，聽著女將與狐妖講吃酒酒器。他才伺候個著落，只聽得狐妖要女將的舉案酒器。女將道：「也只得與你去當古董去賣。」便將一隻酒杯兒付與狐妖，說道：「這件古董，若是勸解得夫妻好合，降伏得反目邪魔，便是汝功，卻也免勞我寸弦一矢。」

狐妖接了酒器在手，辭了女將，往百輛家來，依舊變個賣古董的，卻不是張大哥，乃是李大嫂了。陶情備知其情，隨跟著李大嫂到得堂中，只見百輛獨坐在堂，一見了狐妖，便問道：「李大嫂到此，想是有甚花粉兒賣？你不知我家娘子近日與我割氣，推病臥牀，脂粉不沾？你來，他也不買。」李大嫂道：「老身近日不賣花粉，卻賣些古董。」百輛道：「甚麼古董？」狐妖自想前日木碗他既不要，如今卻說是酒杯，只恐他又不要，乃說道：「是個梳頭的油盞兒。」百輛道：「這件古董，我男子漢用不著，女娘家才用的，你且取來我看。」狐妖乃自袖中取出，百輛見了笑道：「這分明是只酒杯，卻也非古董。」狐妖道：「古董，古董。」百輛道：「是哪處來歷？」狐妖見前說梁鴻的書，孟光的案，如今又說是舉的案，恐怕也不要，乃說道：「這古董來歷可久遠了，乃是夷狄造酒、禹飲而甘之的酒杯。只因他惡旨酒，連這杯兒也棄置不用。後來姐已用它做油盞兒，只因聖王金口玉言，說酒不好，連酒杯兒也就不好；姐已用了他，便也不好。雖然不好，卻來歷久遠，可不是個真正古董。」百輛聽了笑道：「這婆子亂說，便說是個漢窯古器也罷了，扯這樣謊話。」狐妖便隨著口說道：「漢窯，漢窯。」百輛道：「我也不管你甚案，只是我娘子與我不睦，你可到她房中勸得她和好，便是不買古董，我也謝你。」乃叫侍兒領著李大嫂，進房內見娘子去。

狐妖此時方進得房內，那陶情緊隨狐妖的酒杯兒。狐妖進到房中，看那娘子被反目邪魔使作的牢控心意，只是恨罵丈夫。狐妖一見了，便開口說道：「娘子安福。」娘子道：「甚麼安福，我被丈夫氣得懨懨成病。」狐妖道：「娘子富家大戶，要穿有綢緞綾羅，要戴有金珠首飾，要吃有珍饈美味。你官人又淳良忠厚、親熱多情，有甚氣著你？」娘子道：「大嫂，你不知，我丈夫只因我從來心性不會阿哄人，他嗔我性子不好，便聽信兩個扶頭的，終日青樓飲酒，妓女追歡，氣得我病懨懨，他也不管分毫。」狐妖道：「娘子，你莫怪我說，這還是你作成了官人到妓家去嫖，卻不是兩個扶頭的引誘。」娘子道：「如何是我作成？」狐妖道：「我前日在一個去處，見一個好嫖的官人，當初家私頗富，只因嫖妓弄得精一無二，齷齪異常，懊悔手內無錢，妻子埋怨，父母不理，親友恥笑，鄰里輕罵，卻在那背地裡自解自歎，唱個曲兒。我婆子聽得，暗笑他到此還有這個心腸。娘子不厭聽，我記得，唱與你聽。」娘子道：「願聞，願聞。」狐妖乃唱道：

論青樓美人可意，買笑心恨我當時。只因妒惡不賢的，使作我費家私。到如今懊悔時遲矣，怎得叫糟糠賢德妻，她回心喜，回心喜，我豈肯戀野雉撇卻家雞！

狐妖唱罷，娘子道：「大嫂這是個甚曲兒？」狐妖道：「我聽得這好嫖官人唱了，旁邊有人說道，好一個《解三醒》牌兒名曲

子，你當初如何不唱？今日唱來，不自怨你貪淫敗德，卻怪你妻室妒惡。那官人卻也說得好，當初妻室不賢，終日使嘴變臉，便是美貌也難近，被朋友引入煙花。那小娘兒愛鈔，阿哄奉承，便是丑也歡心。因此妓日益親，妻日益疏，到如今無鈔無錢。那小娘兒做的是這家生意，也不怪他慢我辭我，只是依舊還是妻子，守著貧乏。若是當年妻子和好，我怎肯去嫖風蕩產，樂妓拋妻？我婆子今日看來，還是大娘子任性氣，使作官人去嫖。」金百輛娘子聽了，心裡便有幾分轉意，卻奈反目邪魔牢據在內。狐妖知道機關，急急向娘子說道：「依我婆子勸，還要娘子回過笑臉兒來，好好敬官人杯酒兒，他自然與你好合。娘子道：「這事卻難。」狐妖乃走出房門，叫一聲：「金官人，你須來賠個小心罷。」百輛聽得，入得房來。那邪魔還使作的婦人把被蒙著面，狐妖便把酒杯兒遞與官人，叫他斟杯酒兒解和。百輛依言，斟了一杯酒在手，揭被去灌娘子。娘子不飲手推，潑了些在被上，那酒氣薰入婦鼻。這陶情乘著空兒，直入婦腹，卻好反目邪魔被陶情看見，大喝一聲罵道：「我當初與他夫婦交個合盞杯兒，今日兩忘其好。原來都是你這邪魔使作的他兩個無情。」反目魔笑道：「你說與你有情，罵我與他無情，怎知我無情卻有情？你有情卻沒情？」陶情道：「你怎有情？若是有情，便相敬相愛，不致反目相離。」邪魔道：「兩夫妻不和，一日兩日，就是半年一月，也有和時。和時日月長遠，可不是我無情中有情？」陶情聽了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巧嘴，你離間他夫妻，恨不得終身不會面，才是你本性。若不是我與他兩相好合，豈不遂了你心？莫說是夫妻原該恩愛，一時不睦，喜我勸解，便是吳越仇人，也喜我解忿息爭。你如何說我無情？」邪魔笑道：「你罵我巧嘴，我罵你饒舌，你不知道男子備百行於身，便與你有些過多放肆處還恕得，若是婦女惟守一節，若與你多情，便生出許多惡來。可不是有情中沒情？」陶情又問道：「婦女因我生出許多甚惡？」邪魔道：「世上糟糠賢德的，不與你近；便近你，他卻也有節防邪，不被你誤。若是不賢德的，親近了你，豪縱了你，便小則生妒，大則生淫。婦人到個淫妒之處，我不敢說，可不是你有情做了沒情？」

陶情與邪魔相爭不息，俱難存住，直嚷出娘子身外，卻被狐妖見了，忙拔下兩根毛，變了索子，去拿他兩個。二魔見了笑道：「狐妖，你如何也不分個有情無情，一概來拿，我等哪裡怕你！」三個不分皂白，亂爭亂嚷，只嚷到半空，卻不防孟光女將在空久等，見狐妖引出邪魔，便使兵器來殺，狐妖又助陣空中。二魔慌了，只見陶情口稱道：「我是助老狐引出反目邪魔來的，有功人役。」把眼一看，只見萬聖禪林相近。陶情說道：「此地曾熟，且去躲躲。」一陣風跑走。那反目魔見陶情跑，他也跑。後邊女將帶著狐妖趕來。二魔到得山門口，只見神將把守山門，問道：「何物么魔，敢闖佛地？」二魔求道：「我們是被難的，知佛門廣大，佛心慈悲，特來求超脫救難。」神將道：「你有甚難？」二魔把衷腸事情說出，神將道：「佛門果是慈悲，卻慈悲的是忠臣、孝子；義夫、節婦，你這邪魔入不得我山門，與我禪林毫無相干。你且看聖僧在內，千真擁護，大大小小，多少遠庵近廟，神司普集。你如何容得？」舉起鋼鞭要打，卻說陶情是個久慣會跑的妖魔，蕩著些空兒就走了。他說道：「反目邪魔惱了女將，原與我無干。只因誤聽名色，自取多事，跑了別處去罷。」陶情跑去。這狐妖隨後也趕去，丟下反目邪魔。卻好女將趕上，與出門神將兩下夾攻，把邪魔拿住。卻怎生處治，下回自曉。